

杨玉圣 著

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杨玉圣 著

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杨玉圣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10
ISBN 7-81091-359-X

I. 学… II. 杨… III. ①学术工作—规范—文集②学术评议—文集
IV. G3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3383 号

责任编辑 纪庆芳
责任印制 王 慧
装帧设计 马 龙
扉页题字 李万生
封面画、插图 杨 肯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64669(行管部)	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 hupress. com	E-mail: bangong@hupress. com
排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印务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1
字 数	508 千字	印 数 3000

ISBN 7-81091-359-X/K · 398

定 价 5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学点杨玉圣

(代序)

王逸舟

(《世界经济与政治》主编)

杨玉圣是谁？为何向他学习？请允许我向《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读者做点解释。

杨玉圣，1963年生于山东，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世界近代史特别是美国史的教学与研究。本人与杨先生素昧平生，只是一次偶然的的机会，在《美国研究》编委会上见面；会下为人的谦和、低调，与会上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在他身上形成鲜明反差，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此便留意他的作品，的确从中获益良多。依我看，说他是“现今中国学术批评第一人”，似不为过。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杨玉圣著的《学术批评丛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版），特别是读读那些广为流传的文章（如《把书评当作学问来做》《“博士论文”与“文抄公”——一种值得注意的非学术现象》《学者的自律及其他》《文章不论短长》《专著不论厚薄》《学者的良心》等），看看他说了些什么，是怎么说的，为何如此说。杨玉圣在“自序”中有一句话令人肃然起敬。他写道：“我非常佩服鲁迅先生，佩服他那压不弯的脊梁精神；我也非常佩服巴金先生，佩服他说真话的勇气。还有其他一些学界前辈或师友，也是我时时引为学习、激励自己进取的榜样。”放眼学术圈，能说这番话的有几个？

阅读杨先生的文字，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比如，其中之一是，学术批评真的很难。事实上，我自己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编辑也时有类似的欲望，但往往无疾而终，原因可以列举许多。比如，被批评者是一般人不太愿意得罪的尊者长辈，或者剽窃者是个年轻学子且影响不大（因而“谅其初犯”），或者找人写批评文字比较麻烦（可能得查找大量原始资料，可能需要核对不同语种的文本，可能会触犯某些定式和教条，等等），或者批评对象曾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对刊物做过某种“贡献”，诸如此类实在太多，

无法一一枚举。它们从反面证明了杨玉圣的过人胆量。其二是，学术批评不光要有勇气，更须具备扎实的学术根底，拥有平常人不拥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真正的学术批评文字，必须是在透彻了解批评对象所在学科领域之前沿问题的基础上方能写出。比起某些流行的、低水平重复的文字（包括一些头衔吓人者的自以为是的東西），好的学术批评文字价值高得多，也难写得更多。了解的人都知道，杨氏批评文字的锐利，是在他坚实的世界史及美国研究成果之基石上磨就的。

一位普通的大学教师，做出了绝大多数学界同行做不到的事情。这件事本身值得深思。杨玉圣带了一个好头，但学术批评依然任重道远。看看某些每天都在批量印制、随即当废品处理的书籍吧，看看某些结构雷同、七拼八凑的教科书吧，看看某些号称教授学者的人在报刊上铺陈的套话和假话吧，看看某些式样繁杂、耗资巨大却毫无思想性和学术原创性的所谓“重点科研项目”吧，看看某些互相吹捧、携手“攻关”的鉴定评语吧，看看某些仅仅对上头负责、或者仅仅对自己的职称奖励负责，却从来不对纳税人负责、永远不对学者使命负责的“学术垃圾”吧，看看某些曾经受到杨玉圣抨击但至今仍逍遥自在的现象吧！它们何曾遭遇过什么像样的、成规模的阻击，又有多少次面对类似杨玉圣这样的不怵之人？扪心自问，我们多数人真应愧对读者，愧对衣食父母，愧对自己头上的各种称谓和桂冠。

惭愧之余，也让我们大家奋力说，今后不管多么困难，多少向杨玉圣学一点，哪怕从点滴做起，哪怕人微言轻，努力写有学术尊严的文字，坦率面对和批评不良现象，为中国学术环境的改善，为中国思想大树的繁茂，注入自己应有的一份力量。

[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2期]

目 录

学点杨玉圣(代序)	王逸舟 (1)
-----------------	---------

上编 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	
——学术规范讨论备忘录	(3)
学术规范研究的若干问题	(34)
有关学术规范的几个问题	(50)
学术道德规范·学术注释规范·学术批评规范	(59)
关于恪守学术规范的十点倡议	(68)
学术规范与学术尊严	(71)
学术论文的规范问题	(74)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79)
与其说是学术荣誉 不如说是学术责任	
——应正确对待学术论文署名问题	(97)
学术腐败、学术规范与学术伦理	
——关于高校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问题	(103)
学术道德建设是一项基础工程	(123)
学术道德建设贵在务实	(129)
关于学术腐败的治理问题	
——从清华大学加强学术道德建设谈起	(136)
关于学术道德教育问题的对话	
——从北大开设“学术道德规范与科技论文写作课”谈起	(140)
贵在自律	

——做学问应坚守学术伦理·····	(143)
学者的自律及其他·····	(145)
学术规范与青年学者的使命·····	(148)
为了中国学术共同体的尊严	
——学术腐败问题忧思录·····	(152)
前车之鉴：晚近十大学案及其警示·····	(180)
学术剽窃现象：我们应有的关注与反思·····	(198)
王铭铭事件、新闻媒体与学术批评	
——兼与“梅林”先生商榷·····	(213)
沉重的思考	
——评《移民与近代美国》·····	(229)
“博士论文”与“文抄公”	
——一种值得注意的非学术现象·····	(242)
警钟应当长鸣·····	(245)
壮士断臂 英雄本色	
——评北京大学英语系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置·····	(250)

下编 学术批评

让学术回归学术·····	(259)
善待学术批评·····	(263)
学术批评应当署本名·····	(276)
文化名人更应讲文明·····	(285)
《读书》奖、网上论坛与学术批评·····	(287)
汪晖先生与长江《读书》奖	
——兼评《我对目前争议的两点说明》·····	(300)
共识与分歧	
——评有关《中国学术腐败批判》的讨论·····	(306)
学术批评与反批评	
——从学术论文注释规范问题及其讨论谈起·····	(324)
学术不怕讨论 真理愈辩愈明·····	(330)

为书评声辩·····	(332)
书评的品质·····	(334)
学术批评的精神·····	(336)
批评式书评与学风建设·····	(338)
切实重视翻译质量·····	(341)
术语规范与学术翻译	
——从查尔斯河桥译成“查尔斯·里维尔·布里奇”谈起·····	(344)
专著被“包装”的喜与忧·····	(351)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现况与挑战·····	(354)
大学改革与大学的命运·····	(375)
关于目前高校学术流弊的对话·····	(402)
冷眼旁观“客座教授”热·····	(407)
只眼旁观沪上学界·····	(410)
科学家的良知·····	(413)
辞书论坛的正气·····	(417)
切实保障学者权益·····	(419)
学术评奖的负效应·····	(422)
文章不论短长·····	(428)
专著不论厚薄·····	(430)
学术期刊的境遇与出路·····	(433)
值得关注的学术集刊现象·····	(439)
学术刊物“论文集化”的时弊·····	(444)
精确定位 创新栏目·····	(446)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创刊号	
——印象、意见与建议·····	(450)
公共学术空间的建设	
——《学人》之路·····	(453)
重建学术批评的空间	
——《中国书评》的努力·····	(456)
《北大史学》印象·····	(459)

4 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

编纂《高校社会科学发展报告》(蓝皮书)的几点建议…………… (4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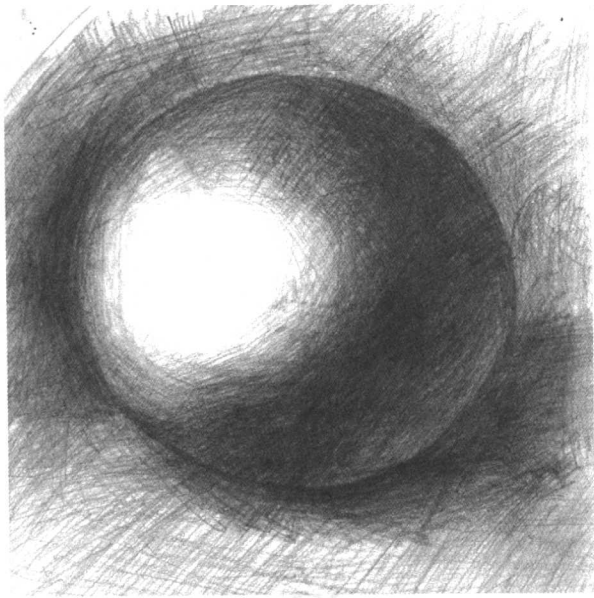
学术批评是为了学术建设

——以学术批评网为话题的对话…………… (466)

学术·学术批评·学术共同体

——关于杨玉圣学术志业的综合批评(代跋) …… 吴励生 (475)

上编
学术规范



31

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

——学术规范讨论备忘录

进入 20 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关于学术规范问题的学术讨论，既生动活泼，又严肃认真，既有广泛的赞赏与回应，也有激烈的争论与驳难，完全有理由视作九十年代中国学界最具纯学术意义的一次学术讨论，构成了世纪末中国学术发展取向的一大人文景观，其意义将在今后的学术文化工程的建设中进一步凸显出来。

对于学术规范，至少九十年代初即已在部分学者的论著中有所体现。如 1991 年《学人》丛刊创办伊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学人》主编陈平原的《学术史研究随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蒋寅的《学术史研究与学术规范化》这两篇文章即已明确提到了学术规范的问题，这一讨论的视角当时是与对学术史研究的提倡相联系的。^[1]

作为相对较成规模、并引起学界较大关注的围绕学术规范问题而展开的讨论，大致自 1993 年初即已开始酝酿。随着《中国书评》杂志的创办，这一讨论实际上已经呼之欲出了^[2]。1994 年 11 月 16 日，《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暨《中国书评》编委会率先在北京召开了题为“社会科学的规范化与本土化”的专题研讨会。是年岁末，该编委会又与北京三联书店联合举行了题为“社会科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学术座谈会。自 1995 年 1 月起，《中国书评》开辟“社会科学规范化与本土化讨论”的专栏，每期都发表 2~4 篇不等的论争文章。1995 年 4 月，《北京青年报》理论部主持召开了“规范化与本土化：社会科学寻求新秩序”的小型研讨会。此外，《现代与传统》《东方》《美国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历史研究》《中华读书报》《学术思想评论》《社会科学报》《文汇报》《探索与争鸣》《自然辩证法通讯》《东方文化》《江苏社会科学》等报刊均先后发表过这一方面的有关文章。

这场讨论涉及到何谓规范化？为什么要规范化？要什么样的规范化？

要不要规范化？如何规范化？与此同时，讨论中还涉及对规范化的疑虑及释疑、学术与思想的关系、提倡学术规范是否意味着“文化霸权”等等诸多问题。尽管至今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达成统一的结论，但这场学术讨论的建设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正如这场讨论的积极参与者之一、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梁治平研究员所指出的，这是“解决真实问题所做的严肃认真的努力。这种努力源自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现状与未来的关切和自觉”，而且也不是那种统一或划一的行动，具有讨论性质和开放性性质。^[3]类似学术规范这样自发的民间的学术主张和论争，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尚属少见。

—

学术规范讨论之所以能够开展、并且引人注目，当然是与这一命题本身的价值有关，同时也与学者们对八九十年代学界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和弊端的强烈不满、深刻反思和不妥协的抗争密切相关。其中不少主张学术规范的学者将这些愈演愈烈的问题形象地称之为学术失范现象。这些失范现象至少突出地表现为如下方面：

其一，缺乏尊重他人成果的学术意识

邓正来指出：规范化讨论主要是基于社会科学研究现状中的“失序”即社会科学研究的常规性传统的缺失，如基本学术纪律的不明确、学术研究基本形式规则的不遵守、学术道德的沦丧、学术评价机制的不健全、学术研究无创新等。这就使得一些所谓的社会科学研究太过空疏、流于侃谈。“有些论者过于大胆地认为学术可以轻易地横空出世、学术空白可以轻易地填补”。^[4]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针对中国法学界的学术传统至今尚未建立这一客观现实，特别以学术论文引证规范为例指出，目前的法学著作、文章，除少数外，引文很少。法学著作和刊物，包括一些核心的法学刊物发表的一些不错的文章，从头到尾没有一个注，似乎一切观点都是作者自己创新的。这首先反映出有些作者不读书，或读得很少，另外反映出对他人的劳动成果不尊重。“我很怀疑法学界有那么多才子或‘泰斗’”。^[5]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折晓叶有感于社会学重建十几年来学术积累并不多的情形而指出：有的研究者无视他人成果，“不注意或不给自己的研究在学术文献中定位，一个话题扯起来就说，与前人或

旁人曾做过的研究毫无关系，不认为研究本身有积累的性质。”“即使对他人的成果给予关注，也缺少积极的吸收和批判的态度，甚至于不能尊重，不会欣赏他人的研究”。^[6]

其二，缺乏健全的学术评价机制

梁治平感慨道，在最近十几年里，人们感受深切、深以为忧的就是社会各个领域和人们各种活动中的失序、失范和失控。“在所谓学术思想界，最严重的恐怕还不在于存在许多的诸如考试作弊、抄袭剽窃一类现象，而在于这类行为尚不能在内、外任何一方面得到强有力的遏制。既缺乏学术道德，又缺乏学术批评；更根本的是还没有建立起一种健全的学术思想传统。在此情形下，所谓学术，即使不是伪学术，也很容易成为故步自封的旧学术，难有长进；所谓思想，往往变成信口开河或灵机一动。这种情形，从坏的方面说，是为各种学术的‘假冒伪劣产品’大开方便之门，最受骗子和捐客的欢迎……”^[7]更为严重的是，在学术研究百废待兴之际，一些学术上的投机者对于学术既缺乏虔敬之心，也无意于艰苦的学术劳作，不过假学术以谋其私，甚至自觉地去追求知识权力。从不惮其烦地卖弄新概念到以各种形式公开或半公开的剽窃早已屡见不鲜，“而缺乏一种公正、合理和有权权威性的学术评判机制，则使得这类学术上非道德现象无法得到有效遏制”。^[8]

其三，缺乏学术积累和问题意识

折晓叶分析社会学界的状况时即指出：不少人“只注重某个问题是不是自己第一个提出的，是不是第一个使用某个概念或说法等，而不重视在前人基础上进行有积累的创造；对同一类问题，各说各的，不注重或不说明自己对他人成果做过什么参照，自己有别于他人的贡献是什么”。她认为，有的研究者不注意建立在交流基础上的研究成果的积累，“只与经典对话，却忽视与同行或同类研究之间的对话，因而难以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相互交流、印证和推进。”目前的许多调查和研究“像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研究中存在大量从同一起点出发，只达到同一水平的重复现象”。^[9]朱苏力谈到法学界的情况时也说：没有学术性的引文或引证，表明法学界没有借鉴和学术积累。引文首先是一个选择研究方向和题目的问题。如果不注意他人已研究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成果，那么所作的大量研究就可能只是、而且目前实际上就是在重复他人已经做过的事，研究他人已研究过的专题，“发现”一些已经有的发现。这不仅浪费了个人和社会的

大量资源，而且无法使自己的劳动在前人或他人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中国的学术就不可能尽快发展起来，自然也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学术传统。“只要看一看这两年来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文，有多少论文是重复着他人和自己！”其实，引证他人也就是理解他人的过程，是与他人对话的过程，而这又是形成学术共同体、建立和保持学术对话的可能性和能力的过程。我们正处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因而，“我们每个人不可能对所有的知识都有比较透彻的了解，甚至不可能对一门知识有完全的了解。我们必须借助于他人的研究成果。事实上，我们对一个学科的大部分知识和判断、每一个新观点的提出或发现，都是建立在前人或他人的基础上的，其中包括其他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引文还可以使对文章所涉及的某个结论或论点、或者作为理论前提的某个结论和论点感兴趣的他人能发现原始材料，便于他查阅原著、了解有关的新知识、新学科、新领域。引文“又是一种发现和接触新知识的渠道，一条信息公路”。^[10]所以，学者们指出，要形成研究传统、问题意识和学术创新，就离不开学术交流和积累。^[11]社会学如此，其他学科也莫不如此。

其四，自说自话，难以与国际学术接轨

谈到“中国特色”的学术现状，蒋寅以他专攻的古典文学为例批评道：别说与国际接轨，“就是开会坐在一起也没法对话。因为大陆学者通常是自说自话，并不管别人说什么，啰啰嗦嗦一堆毫无信息量的废话。别人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时，我们的学者只会跟人侃大学课堂上的文学常识！近年许多学术会议也开始采用国际上流行的评议讨论的方式，气氛倒是热闹许多，但因完全缺乏必要的逻辑训练，发言抓不住别人话语的核心，无论质疑还是答辩，或滥调重复，或无事生非，还抓住话筒就不放，结果乱哄哄一通聒噪，实在是教人替大陆学术界感到难堪。”^[12]蒋寅的批评可能有些刺耳，不中听，但确实不无针对性：“宏观，文化，上下几千年，纵横五大洲，癞蛤蟆打哈欠式的著作满天飞，貌似高深博大，其实都是尽人皆知的常识。期望用这样的学术去与西方学术界对话，非得有好勇气厚脸皮才行。”

其五，低水平重复与学术“泡沫化”

蒋寅认为，文史哲研究的水平离“科学”相差甚远。“除了少数受过良好训练的学者，大部分人的工作不过是在重复一些无聊的文字写作，制造一些类似泡沫经济的虚假繁荣……许多人其实并不知道什么叫学术研

究……许多人写不出论文，却在一部接一部地出书。”常见一些人，没见发表有关专题论文，忽然就出版了厚厚的××学、××史、××论，怎么能期望它们有多少真知灼见呢？不是抄撮别人的成说，就是逞其臆说，从知识增长和学术积累的立场看毫无价值。我们的整个学术环境、学术体制也不规范。“缺乏严肃的审核程序和评估机制的学术体制，制造了一大批欺世盗名的伪专家和过剩的学术垃圾。”^[13]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观察：“时下中国的‘学术水平’虽不算高，但‘学术制造业’却平地突起，异常发达”。一部部精心“包装”的学术著作以流水线集体作业方式大批量制作出来，同时也“培养”了大批“学者”、“词条倒爷”、“纂书大家”。各级各类学术刊物数不胜数，但“这一篇篇填充版面的‘学术文章’绝大多数都是低水平重复，一番宏论之后却是空洞无物，真正有新意、有创见、哪怕是把一个小问题的研究略微向前推进一步的文章实不多见”。在这种情况下，“著书不立说”成为新的人文景观。殊不知，现在的学术膨胀实为“泡沫学术”。学术“泡沫化”，不仅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而且造成“信息污染”，对学术发展贻害无穷。^[14]

其六，学术道德败坏，其中不断泛滥的抄袭剽窃浪潮最为令人头疼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陈启伟在谈到学界学风不正问题时强调：近年来，学术界不正之风污染之重、侵袭之深，前所未有。拿抄袭、剽窃现象来说，过去虽有，但毕竟少见，而且一经揭露，抄袭者在学术界立即丑声四闻。现在抄袭剽窃“几成学界一大公害，其猖獗张狂之势令人愕然惊心”。有的人大胆跨越国界，径直偷到外国人的头上；有的人索性举全书而吞之；有的人行盗不避亲，老师学生的东西统统攫来入吾囊中；有的人东窗事发，百般刁辩而毫无愧色。更可悲的是，“问题不仅在于有那么一些学术上假冒伪劣的制造者，问题还在于如果在他们上面有一些连什么是抄袭都弄不清楚而欲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糊涂领导，如果在他们周围又有一些遵行恕道而将‘为贤者讳，为亲者讳’奉为传统美德的宽容大爷，在这样一种氛围里，要根除假冒伪劣的学术败行是很难的。”^[15]当然问题还不仅止于此。原《晋阳学刊》主编高增德进而指出，学术界出现抄袭剽窃现象，只不过是学术失范中最突出的例子，但还有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大量失范现象，“我只举两例：那些以各级官员领衔主编，大小文人尾随其后，动用财政或其他公款制造的包装华丽的文字垃圾还少吗？还有那些没有学术心得，为了评职称而拼凑的所谓论文还少吗？”^[16]

正是由于如今学界存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失范现象，因而，“有时真叫人觉得做学问简直已经如同儿戏”。所以，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中国学术》主编刘东认为，主张“学术规范化”、维护学术的严肃性，“尽管并不需要太多的想像力，但毕竟搔着了当前学界的痒处，理应对匡正业已大坏的学风不无裨益”。^[17]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认为：学术规范化的有限努力“固然无力阻止学术垃圾的产生，但却可以提供评定何为垃圾、何为非垃圾的标准”。^[18]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来解释说：提出建立社会科学的规范或规则，“从提出者的角度来看，不是说要代表某种特殊的权益，不是要谋求什么特殊的权利，如果说我们在这里有某种导向作用，是可以的。我们基本上是希望能够建立、能够推行、能够实践在世界的学术领域所通行的那些规则，特别是形式方面的规则。如果说这背后有什么观念性的东西，那就是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从功能和意义上来说，则是要保证学术资源和力量的有效增长。“从八十年代起，学术界开始有了研究问题的空气，有了实事求是。在九十年代的现在，我们有可能使我们进入学术境界。”^[19]梁治平的归纳代表了相当多数学者的呼声：清除伪学、创新秩序、全面建立学术规范，既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当下最紧迫的任务，也是我们对于中国文化重建可能有的一种贡献。^[20]

二

主要是基于对当今学术现况的如上判断，一批中青年学者率先积极提出和发起了学术规范问题的讨论。邓正来从问题讨论一开始即强调说，“所谓规范化问题，不仅是指建立各种形式的学术规则，而且还涉及到学术内容的实质性规则，比如如何建立学术评价机制，如何建构学术研究范式，如何营造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增长传统，等等。”^[21]梁治平也做过这样的界定：“小至学术纪律、引证规则，大至学术传承、学术道德和秩序，都可以包括在规范的概念里面，而所谓‘规范化’就是要建立学术纪律，确立学术秩序，从而保证知识的有序增长，并使交谈成为可能。具体地说，它还包含有社会科学研究学术化的意思。”梁治平指出，规范化“可以而且应当被简单理解为对世界上既有学术成果的继受，这包括遵循已有之规范，全面了解社会科学传统，掌握国际社会科学界通行的语言”。规范化也包含“世界化”的意义，即“规范化并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以吸纳世界通